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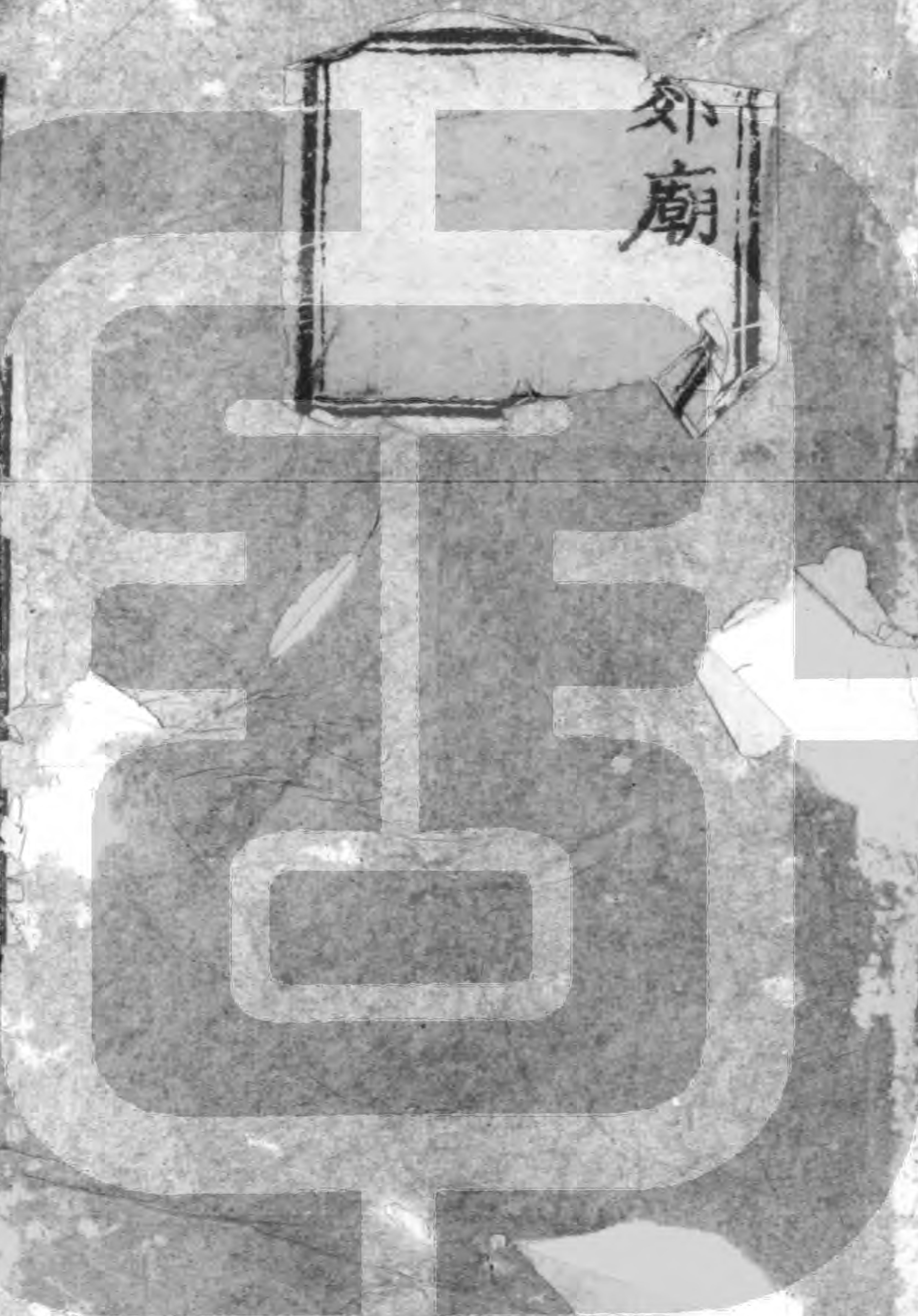
6244

三

郊廟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十一  
之二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一

郊廟

宋神宗時傅堯俞出知昇州。陛辭上殿。劄子曰。臣忝經任使。違事昭陵。恭惟仁宗皇帝。享國肆拾餘年。纔五十餘歲。以神器大寶。付昇先皇。雖大統不屬。必歸傍宗。而雅意所存。早在英廟。追念恩德。豈有量哉。陛下孝誠。貫徹天地。所以論報之心。無不至者。然臣猶有區區。欲效塵露。望陛下赦其迂愚。而採其困悞。則不勝大願。臣聞諸禮經。有廟祫之制。祖功宗德。皆萬世不祧。竊惟仁宗可謂至德。陛下聖文天縱。過絕古今。願因闕宴。奮揚神筆。滂為德音。深詔執事。俾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既以意示子孫。又以感通上下。天人交歡。必有祥應。前歲陛下手詔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取屬邊而行尊者一人。裂地而王之。且許其世世勿復絕也。當是時。天下聞者。



莫不感咽抃蹈以懷陛下之仁。如親被大賜。陛下誠能取臣之言一告中外。如士民不敢弄威抃者。臣不敢辭罔上之誅。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乞略留聖意。

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上禘祫合正位序議曰。中書劄子奉聖旨。修定太廟祀儀。續准近制。奉僖祖為太廟始祖。所有禘祫神主合正位序。檢會禘祫舊儀。於殿室外設昭穆之位。僖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及諸室后主共四十位。俱南嚮。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及諸室后主共十位。俱北嚮。所有禮樂之器。多陳設於堂之上下。而皆在北嚮神主之後。質之典禮。參以人情。竊恐未順。謹按禮記周禮經傳及爾雅通典。禘祫志三禮義宗所載。禘祫昭穆。蓋有室中堂上之別。古者宗廟異宮。各有堂室。戶近東。祫主在西。其在始祖。后稷廟室。則后稷東向。其為昭者皆南向。其為穆者皆北向。在太祖文王廟室。文王東向。以率

先王之穆。穆皆北向。在太宗武王廟室。武王東向。以率先王之昭。昭皆南向。各就其室。裸酌饋獻。此所謂室中之位也。及其迎之出戶。射牲燔燎。朝事朝踐。則后稷文王武王皆南向。先王先公其為昭者皆西向。其為穆者皆東向。此所謂堂上之位也。過祫祭則先王先公合食于后稷之廟。

傑又奏請四皇后廟升祔狀曰。臣先曾上言。伏為皇后廟四室。第一室。孝惠皇后賀氏。第二室。孝章皇后宋氏。第三室。淑德皇后尹氏。第四室。章懷皇后潘氏。孝惠皇后。太祖首納之后也。淑德皇后。太宗首納之后也。章懷皇后。真宗首納之后也。並遇初潛。嬪于帝室。正位乎內。乎化所基。生享禮封。後行追冊。孝章皇后。在太宗之朝。已奉儀天下。及太宗即位。號曰開寶皇后。以上四后。順德徽音。見於經史。奉安別廟。薦享有常。升祔之儀。久而未講。每遇禘祫。則遷神主設席於太



廟本位帝王后主之次。雖云合食。其實異牢。禮意人情有所未盡。或者以謂孝惠淑德章懷三后。生無尊稱。歿加盛禮。難以并祔太廟。臣謹據國朝會要。禮閣新編。所載懿德皇后符氏開寶八年崩。亦在太宗登極之前。至太平興國三年。方行追冊。今已升祔太宗廟室。况又孝章皇后在太祖之朝。已正中壺而母儀天下乎。伏請尤用懿德皇后禮例。升孝惠皇后孝章皇后祔于太祖皇帝廟室。并章懷皇后祔于真宗皇帝廟室。所貴嚴升配正始人倫。推廣孝思。風化天下。奏入已久。未蒙付外施行。今伏見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僊。山陵有日。陛下以嫡孫號慕過哀。外示易月之文。而實遵三年之制。謂園陵有所謙抑。故隆以因山。謂謚法未足形容。故增以四字。權宜祥禫之服。却而不御。公卿羣臣表章七上。而始得瞻望更朝。又表章五上。然後勉從正殿之請。每降手詔發揚太皇太后仁聖功業。莫不出於至誠。感

動天地。自載籍以來。天子孝德未有過於今日也。將來九虞禮畢。則崇配于仁宗廟室。臣愚不避誅殛。再敢上浼天聽。伏乞陛下擴充不匱之心。等而上之。至于祖宗后廟。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神主祔于太祖太宗真宗祔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以垂永久。不勝至願。其升祔昭穆准淳化元年勅。宜依舊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又咸平三年勅。孝章皇后宜在孝惠皇后之下。又祥符五年勅。禘祫之日。孝惠孝章淑德三皇后神主祔饗於太祖太宗本室。次於正主。又祥符六年。言者請以元德皇后神主升祔。在懿德皇后之上。真宗詔曰。載念尊親。蓋惟極致。在乎陟降。非敢措辭。惟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宜恭以元德皇后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至慶曆五年。言者請以章懿皇后序於章穆章獻皇后之上。仁宗詔曰。祇覽祥符之詔。深原文考之旨。極意尊親。



之際。重形陟降之辭。故以附廟之歲。持用為合享之次序。義無差別。情無重輕。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序於章穆之次。是致慶曆祀儀。凡行禘祫皇后廟神主。並設席於太廟本位。帝王后主之次。永萬世不易之典也。如蒙允<sub>正</sub>所請。其升祔昭穆。即乞依三朝詔旨。及慶曆祀儀。熙寧祀儀。施行。謹具奏聞。

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論配帝及從祀之神。奏曰。臣謹按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詳二經之文。皆為明堂而言也。在我將之頌。言天而不言上帝。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配上帝。又按郊特牲曰。萬物本天。八本乎祖。禮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由是言之。則天之與上帝一也。推本始而祭之。

則冬至萬物之始也。故於是日祀天尊祖以配之。推成功而祭之。則季秋萬物之成也。故於是月祀上帝。嚴父以配之。祖配本始之祭。而父配成功之祭。其理然也。自漢以來。論明堂者眾矣。竊究周頌。孝經郊特牲之文。天之與上帝既一。則從祀之神。不當有異。緣郊與明堂皆三年一大祭也。但內外配相考為異爾。又大司樂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則從祀之神固無疑矣。臣伏請將來九月宗祀神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天神宜悉從祀。不惟正大享之禮。蓋以隆配父之道也。伏望朝廷因此大祀。特下有司。考正以為萬世法。

六月。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敕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本部勘



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教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閑遠塵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實為宜稱。

七年十一月龍圖閣學士蘇軾上奏曰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樂與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八年軾為端明殿學士又上奏曰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蒼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



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後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樂望。樂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不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



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

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二月西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



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養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於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

若王不興。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帝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嘗。國力將何以給。分而



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一愈壞。欲復古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之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三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田。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見地。而云望

祭。是為京師不見地。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典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年。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



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本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服大裘雖用黑羔皮乃作短袍樣嚴於裘衣之下。仍與裘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禮部員外郎何洵直言陸佃所議有司疑者八。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裘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裘冕。又云裘冕。是裘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裘同冕。當以裘嚴之。裘既無冕。又嚴於裘。中裘而表裘。何以示裘裘之別。古人雖算不應以裘為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用同色繒為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若謂表上被裘。以被為嚴。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裘冕。着大裘。或云脫裘服裘。蓋裘裘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為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它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霞質見素。不為表襮。而冕亦無裼。何必假他



衣以藩飾之乎。凡表上有衣謂之禴。禴上有衣謂之絺。絺者表上重  
二衣也。大裘本不禴。鄭志乃云表上有玄衣與表同色。蓋道商之徒  
附會為說。不與經合。絺之為義本出於重杏。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  
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異。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  
云。王齋服衮冕。是衮冕共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衮  
冕為齋服。裘冕為祭服。與張融臨燔柴脫衮脫裘之義合。請從唐  
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為之。但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  
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裘冕必服衮。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  
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  
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為之。尤不  
經見。兼禴絺一衣而已。初無重杏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絺。袒而露  
之。則曰禴。所謂大裘不禴。則非衮而何。王肅曰。禮不成。服不充。

故不裘不禴。則明不禴而禴也。充義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雖  
不知覆裘以衮。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王藻有尸  
禴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後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禴。則王服  
大裘而禴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豈借衮以為飾哉。今謂  
祭天用衮冕為齋服。裘冕為祭服。此乃禴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  
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  
服衮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於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表內  
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禴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袂衣以見上帝  
也。洵直復欲為大裘之裳。繒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  
帝所志。其後詔如洵直議。去黑羔皮而以黑繒製焉。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上明堂劄子曰。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嚴  
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



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宗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編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實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禮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祖禹又議合祭狀曰臣准尚書禮部牒親祠皇地祇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奏聞者右臣等謹按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玉器牲幣樂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於國朝踵為故事元豐中神



宗皇帝用禮官之議。詔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禮。陛下嗣位。於今八年。將肇祀圓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祖宗之舊。則禮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或未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祀。慎重之至也。臣等謹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因見地祇。則是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至。盛禮備物。躬祠北郊。舉千餘年之墜典。此則三王之盛。復見於今矣。其誰敢以為不然。臣等竊恐北郊之禮。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謹錄奏聞者。又曰。臣等近於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聞奏。伏請南郊合祭。未聞聖旨指

揮。臣等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未能行之。千有餘年矣。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未可盡同。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必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下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禮。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于元豐。首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以傳承。天地父母。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瀆。太祖平一海內。太宗真宗皆致太平。仁宗享國長久。英宗神宗紹休聖緒。率用此禮。神祇饗。吞非不蒙福報也。唯元豐六年。用詳近郊廟奉祀禮文所議云。殆非所謂以類求神之意。遂遷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嘗祭於方丘。樂以八變。不可以升圓丘。



也。夫周之后稷。本朝之太祖。皆當享於宗廟。樂以九變。而周公制禮。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不可以並乎。然先帝所以行之者。決欲親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痛當且復其舊。况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未必不改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宴享賓客。猶不可以如此。况事大神祇乎。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無郊。此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

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南郊愈疏。亦未為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為空文。未有可行之日也。今近捨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速復三代千餘年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守周禮為空文。虛地祇之大祀。失今不究。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決。無疑於祖宗之舊。以昭大孝之隆。圓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默。謹錄奏聞。

五年尚書右丞許將乞議皇地祇親祠之禮。奏曰。臣近准敕。差夏至祭皇地祇攝事。竊考祀儀。見乃者詳定禮文。所奏親祀南郊。合祭天地。非禮。乃建議罷圓丘皇地祇。并從祀位。郊祀之歲。不及親祠地祇。即冢宰攝事。已且為儀行之。臣伏以王者父天母地。並為大神。自古祭祀。雖有異同。然未有偏正而不躬行者也。且三歲冬至。天子親祀。



編享宗廟。祀天圓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關禮也。不可不議。伏望聖慈。特詔儒臣。講求典故。斟酌其宜。正祀典。以為萬世法。

七年。禮部侍郎曾肇上奏。乞分祭。曰。臣近奉詔。集官議南郊合祭天地事。已具議狀。奏聞訖。臣職在典禮。再三思惟。此天地大祭。國家重事。况當陛下郊祀之初。尤宜敬重。舉錯一有未安。貽議萬世。尚慮前狀開陳未盡。敢再冒昧。以聞。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然使合祭於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何為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於祭。求之於茫昧不可知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因高以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於四郊。朝日於東。夕月於西。兆司中司命於南。兆風師雨師於北。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陰陽。

性。其於祭事。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次壇樂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苟為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苟為反是。則其於格神也難矣。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親祠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此施於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為親見地祇之實。則未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其時。施於羣小。祀且猶不可。况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地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祇之實。此臣之所未諭也。且屈已從神。與屈神以從己。二者孰安。今以五月行禮為難。而引地祇以就冬祭。苟從人事之便。恐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之所未諭也。聖人之事神。洞洞乎其忠。屬屬乎其敬。舍忠舍敬。常情所不肯為。而謂陛下肯安之乎。臣愚故謂合祭不可復。親祠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為。已於前狀論



之矣。唯陛下留神省察，遠推先帝復古之心，持以至誠不倦之意，無從苟簡自便之說，以成躬事地祇之實。則上下神祇，孰不顧享。天下後世，孰不稱頌。臣以職事，誼當罄竭，伏望聖慈，詳加採擇，不勝幸甚。肇又奏曰：臣伏覩詔書，冬日至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並享之報。此蓋皇帝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遽下此詔。然臣竊詳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今則設皇地祇位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之禮。既以為非，又自行之。一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是則異時比郊禮行，合祭復罷。天地大祀，國家重事，而輕易變更，頗類兒戲。廢置神位，幾於奕碁。此臣所以聞詔愕然，不知所措也。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王者父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來，親見上帝，而未及地祇，恐乖明察之義。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故曰

南郊并舉地祭，欲以致誠敬於地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敬，反近於怠。欲以致敬，反近於瀆。何則？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圓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不近於怠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宮，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况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志在誠敬，而所行反近於怠且瀆。此無他，為陛下謀者，以古為迂，率意改作，務從苟且，趣使一時故也。臣愚不達時變，竊為陛下痛惜之。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事之禮。今茲有事南郊，凡與天神舉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儀，親祠北郊，并及諸神，固未為晚。何苦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况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嘗行，本朝開寶中亦曾四月行嘗祀之禮。古人



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哉。臣愚伏望陛下速降德音。收還前詔。今冬南郊禮畢。即命有司詳定親祠。比郊儀物。仍舍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歲。斷在必行。如此。則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作。使萬世之後。以謂復行先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善乎。臣蒙恩擢備從官。職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其責。故自聞詔以來。彷徨累日。言之則為逆旨。不言則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逆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下任使也。是以整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則臣雖受重誅。所不敢避。唯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

肇又議明堂祀上帝。奏曰。臣謹按周禮。稱昊天上帝。各不同。昊天上帝。則一帝而已。五帝。則五方之帝。理自明白。不待辯而知。唯上帝之稱。世或專以為昊天上帝。或專以為五帝。然以周禮考之。肆師之

職。類造上帝。封于大禘。按周禮。凡稱大神。皆謂天也。以上天為天。則不應復云封於大神矣。又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先儒以謂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而考經亦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與祀天。旅上帝之文相合。蓋郊明堂異祭。后稷文王異配。則天與上帝亦宜有異。以此推之。謂上帝專為昊天上帝者。非也。又掌次。圭大旅上帝。則張禮案。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上帝五帝。所張不同。則謂上帝專為五帝者。亦非也。然則上帝果何謂歟。按書稱類于上帝。孔安國傳以謂昊天及五帝。孔穎達從而釋之曰。昊天五帝。上帝可以兼之。由是推之。所謂上帝者。蓋兼昊天五帝言之。西漢已有是說矣。故安國用此以解經文。至鄭康成始引識緯之書。傳會以為六天。乃謂昊天上帝為北辰之星。五帝為太微宮中五帝。坐星。此則康成解經之罪。非先儒之



說本然也。然則不曰昊天五帝而曰上帝。何哉。蓋言昊天上帝。則不及五帝。言五帝。則昊天不與。舉上帝。則昊天五帝皆在其中。以昊天及五帝皆有帝之稱。故也。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蓋先王等事五帝。與昊天同服。冢宰掌祀五帝。與祀大神祇之禮同。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不為過也。祭祀白青黃赤四帝。揚雄以為僭祭之禮。漢武帝祀秦一五帝於明堂。合高皇祠坐對之。蓋天神貴者曰秦一。其佐曰五帝。雖出於方士之言。然所指秦一即昊天也。故武帝皆祠於明堂。以高帝配食。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於此可見。歷代明堂或并祀昊天五帝。或止祀五帝。其去五帝坐專祀昊天上帝者。唯晉太始。唐顯慶中。爾本朝皇祐中。大享明堂。參用南郊蜡祭之禮。嘉祐七年。禮官始議改正。設昊天上帝位。以真宗配。次設五方帝位。次又設五八帝位。以五官從祀。自是遵行。遂為故事。至元

豐中。始詔祀英宗於明堂。唯以配上帝。而五帝不與。論者以為未安。詔臣等集議。臣等稽之經典。既如彼。述之故事。又如此。伏請自今宗祀神考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并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以稱嚴父之孝。以成大亨之義。

紹聖初。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龍圖閣直學士黃履建言曰。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祭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指宗詢諸朝。章惇以為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指宗可之。遂定郊議。



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上言曰。周人以氣臭事神。遠世易之以香。按何休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為實柴所祀者無玉。禋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皆不用幣。蓋出於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禋燎無幣。恐或未必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幣。哲宗時。劉安世上議曰。近奉詔旨封送下蘇軾等三狀。與臣等所議北郊事不合。今再行看詳。考求其當。別具聞奏者。右謹具如前。臣等幸以儒學得備官使。凡有議論。必據經典六經所載。方敢取以為證。苟不經見。其說雖辯。實不敢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典章制度。歷夏商之損益。蓋周而大備。無以復加。此孔子所

以有從之之論也。臣等昨奉詔旨。講議大典。自祖周制。而或者欲於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可以免歲嘗舉事之勞。夫神州地祇。乃天子建都之所。一方之神。爾非皇地祇之比也。或者又欲於夏至之日。上不親郊。止設燔火。天子望祀於禁中。如西漢竹宮故事。此皆出於臆說。違經害義。不可施行。臣等更不復議。內有蘇軾一狀。最為強辯。須至權其是非。以煩天聽。按軾以謂合祭園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有改更。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一歲凡九國朝。因前代之制。三歲方一郊。天仍於其間。或用他禮。比之周室。固以疎闊。苟更因循。誤不加考。正則何以副聖上蠶禋之意哉。夫祭祀之禮。莫大於天地。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二儀敵體。禮宜均一。豈可親祠乃有隆殺。古者謂求神以類繫辭曰乾為天。陽物也。故祭之於冬至。一陽生之日。就圖之南



園丘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陽數。此所謂求神以類者也。坤為地。陰物也。故祭之於夏至。一陰生之日。就園之北方澤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陰數。此所謂求神以類者也。今議者於人主父事天母事地。求端推類之誠意。則違經變古。反逆陰陽。聖人之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媒之語。黷亂天地。臣等雖謏陋。決不可從。非禮之禮。秦漢而下。去聖寔遠。禮崩樂壞。無能改革。神宗皇帝聖學高明。超然遠覽。灼見歷世之誤。迺詔有司。俾加稽考。未遑改制。奄及大故。陛下繼志述事。講究墜典。此正方今之先務也。議者乃引周頌昊天有成命。以為合祭之證。臣等竊詳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所謂郊祀天地。乃後儒敘詩者之辭。爾非經語也。蓋成周之世。園丘祭天。歌此詩以為樂章。方澤祀地。亦

歌此詩以為樂章而已。非謂易北郊之祀。使就饗於南郊也。借如其說。臣等不敢別引他經。正就周頌中舉詩以難之。潛詩之序曰。潛。季冬獻魚。春薦鮪也。不識謂一祭耶。抑二祭耶。又豐年詩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詩之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如此之類。未審止是一祭。復為二祭。三詩既互用於異時。則昊天有成命。雖歌於園丘。豈不可用於方澤乎。臣等竊謂去聖遼邈。經籍焚蕩。若典禮所載。後世當共守之。六經所無。方可以義起。今郊天祀地之禮。經旨詳具。昭如日星。不識何苦必欲變改。臣等反復推究。別無義理。止以諸軍賞給。恐動羣小之情。故造此紛紜之言。以惑聖聽。甚者至引禘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夫郊禘錫乎。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以給之。何不可之有。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代之權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



聖慈詳擇其當。上以成神考之志。下以證千載之謬。豈勝幸甚。所有廟饗典禮。已具前奏。伏乞檢會施行。

太子中允陸佃上廟制議曰。臺門。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按爾雅曰。閤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獲為舍人曰。閤。廟門也。應門南向大門。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太廟明堂同制。大門謂之應門。蓋祭臺為屋於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為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屏。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玄閭。周書曰。應門庫臺玄閭。注謂以黑石為門階也。提唐。周書曰。太廟提唐。注謂唐中庭道。提謂為高之也。臣謹案考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注謂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為峻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詩曰。中唐有甍。注謂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據此中堂有甍。謂

中庭道則庭外廟中之路。提使少高而已。弗焚也。疏屏。明堂位曰。太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此獸。若今關上為之矣。疏曰。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臣初謂疏屏。蓋謂疏其上也。尚書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屬也。於上。此疏。疏窻也。謹按義訓曰。交窻謂之牖。樞窻謂之疏。鄭氏謂刻為雲。此蟲獸誤矣。四門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桀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典廢之誠焉。臣竊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古有門。其南曰閤。三面謂之闈。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昭夫氏相禮。日具出西闈。日闈出北闈。知宗廟之門四也。九階。考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曰。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



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也。左城。楚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薛總曰。城。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為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有齒。右則坡。阼。平之。玄陸。周書曰。太廟內階。玄陸。注謂以黑石為階。臣竊謂內猶中也。南面三階。其中階之陸。以黑石為之。重屋。周書曰。太廟重亢。注謂重亢。累椽也。復格。周書曰。太廟復格。注謂復格。累之栢也。臣謹案。芝栢。山栢也。方小木為之。爾雅曰。闢謂之栢。栢謂之案。注栢。構也。疏曰。構一名栢。字林云。栢。柱上方木也。楹謂斗拱。又明堂位曰。山崇藻栢。天子之廟飾也。鄭氏謂山節。刻構為山也。藻栢。畫侏儒柱為藻文也。禮器曰。管仲山崇藻栢。君子以為濫矣。鄭氏謂大夫無畫山。藻之飾。然則山崇刻而畫之。天子廟飾重為黑楹。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磨也。疏曰。謂以密石摩柱。博而畫之。天子廟飾重為廣雅曰。天子諸侯廟。黝

堊。大夫蒼。士黹。臣看詳說者。據爾雅以謂廣謂之堊。地謂之黝。案莊子。郢人仰塗堊。漫其鼻。則不特廣謂之堊。又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黹。丹楹。非禮也。案此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徐邈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畫之。丹楹。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栢。斷之。磬之。加密石焉。注謂磬。礪也。密石。砥之也。漢書解詁曰。栢。椽也。諸侯丹栢。以丹色也。臣竊謂宗廟丹栢。禮也。刻栢。非禮也。穀梁曰。楹。天子諸侯黝堊。據此諸侯丹栢。則天子栢。丹可知也。飾磬。尚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栢。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栢。柱下礎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臣看詳。士大夫石栢。材外出為飾。則天子諸侯柱磬。飾之。從可知矣。達鄉。明堂位曰。太廟達鄉。注謂鄉。牖屬。謂夾戶。窻也。博雅曰。窻。牖。闕也。臣謹按。考工記曰。四旁兩夾窻。謂於重屋四旁。面各兩窻。以納日月之明。所謂達鄉。而鄭氏以謂每



室四戶八窻非是也。說文曰：在屋曰窻。在墻曰牖。則窻在屋明矣。交  
牖。義訓曰：牖窻謂之疏。交窻謂之牖。臣謹案說文曰：牖穿屋交木為  
窻也。儀禮曰：司宮闔戶牖。則牖蓋交木為之。可以開闔。已祭則閉。馬  
藻井。周書曰：太廟旅楹春常畫旅。注謂常案案也。春常謂藻井之飾  
也。言皆畫列柱為文。風俗通曰：殿堂亦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  
也。所以厭火。賁墉。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墉。諸侯疏序。注謂賁大也。牆  
謂之墉。大墉正直之墉不衰殺其上。臣竊謂廟垣謂之墉。今其外繞  
牆也。承室之牆曰墉。儀禮或曰北墉下。或曰西墉下。墉與牆異明矣。  
牆蓋衰殺其上。考工記曰：困窳倉城逆墉六分。注謂逆猶卻也。六分  
其高卻一分以為綯。設移。周書曰：太廟設移。注謂承室曰移。臣謹案  
爾雅曰：連謂之移。注謂堂樓閣遺小屋。博雅曰：宮室相連謂之移。蓋  
天子宗廟重廊。故於堂遠設移屋連之。詩曰：緹緹寢廟。釋連也。重

廊。周書曰：太廟重廊。注謂重廊累屋也。臣謹案古曰廊廟。廟之有廊  
明矣。山牆。周書曰：太廟山墉。注謂牆畫山雲。臣謹案子貢曰：辟之宮  
牆。夫子之墉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其脩  
之數也。右臣謹案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  
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  
重屋。王宮正堂。右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  
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  
旅楹。內階。玄陛。提。唐山牆。臺門。玄闈。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廟  
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在中。大於四室。故謂之太  
室。書曰：主入太室。裸是也。其左為東房。其右為西房。皆南戶。而木室



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纂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謂或西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闔，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夾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夾室皆有前堂，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觀禮云：凡侯于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月令所謂春居青陽太廟，夏居明堂太廟，秋居總章太廟，冬居玄堂太廟。孟月居左个，季月居右个，是也。至於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還遶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不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至十有二堂，理宜然也。或曰：宗廟與路寢明堂制同，則上有五室，未何有房，又惑矣。案書路寢實有東房。

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褙，立於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八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為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然未有五室九階，臺門玄闔，內階玄陛，山牆，黃墉，重廊，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達鄉，黑楹，丹楹，藻井之制。又以房為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為房而無北壁者哉。至於饗饗，又在廟中西堂下，凡皆所未盡也。說者謂饗饗在西堂下，通西壁為之。夫饗置於廟中，理不安矣。况欲通宗廟西壁為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案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以臣考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饗主婦視饗，饗于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堂，爾雅曰：門堂之側謂之塾，匠人



曰。門堂三之一。古者饗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饗在廟門外之西堂下。少牢饋食。亦饗在門東南北上。廩饗在饗之北。特牲饋食。亦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南。皆西面。饗在西廡。士虞禮曰。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饗亞之。北上。饗在東廡西面。由是觀之。饗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為一。因矣。故曰。饗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饗于西堂下。臣稽考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匠人以為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案匠人市朝一夫。鄭氏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燕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詩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宮室其輪奐至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真。噲噲大聲也。

噦噦。小聲也。言其閑深。可以吞響。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况後王彌文積隆。以至於今也。然則天子廟飾。雖古制殘闕。不可盡見。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考先王。度當世。與時宜之而已。其前代載籍所傳不具。與其後世未之有。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副實稱。昭明垂之百世。取度於身。實在聖衷。如允臣所議。乞參校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右司諫蘇轍論明堂神位狀曰。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踈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



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踈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治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

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敢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已來。爭於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度既不經見。一皆出於異書雜說。而為相昧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以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於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王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於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為明堂。苟不能配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廟。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闢路寢嚴。以事天



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筮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享功養老教學選士之曲說。出於誦習見聞而決不可以為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

侍御史劉摯論景靈宮帝后同殿。乞下近臣議。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於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廟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逼。若或開展民區。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於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於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殿乃出於一時規畫。別無議據。臣愚竊謂既曰廟貌。自當倣於宗廟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於興作矣。

奉遷昭憲皇后於宣祖殿合祀。而復以太始殿易名而為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於時而已也。攷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為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雜議。以處其當。聽陛下聖斷焉。臣淺陋。妄議。合即罪誅。

徽宗即位初。禮部太常寺言。拓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拓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拓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攷載籍。遷祔如禮。陸佃曾等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拓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拓宗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大觀二年議禮局檢討俞樾言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為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銅二環飾之以玉。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為虎雖之狀而不作虎彝。雖彝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藉。其餘不合古者甚多。乞下禮局博考古制。畫太常寺及古者祭服樣二本以進。至於損益裁成。斷自聖學。

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衣服制度曰。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深青。非是。欲乞視冕之等。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蔽前而已。蒂存此象。以韋為之。今蔽膝自一品以下並以緋羅為裏。緣緋絹為裏。無

復上下廣狹及會紕純紕之制。又有山火龍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大。周龍章。韍者乃蔽冕之韍。非亦蒂之蒂也。且蒂在下體。與裳同用。而山龍火者衣之章也。周既績於上衣。不應又績於蒂。請改蒂制。去山龍火章。以破諸儒之惑。又祭服有革帶。今不用皮革。而通裹以緋羅。又以銅為飾。其綬或錦。或卑環。或銀。或銅。尤無經據。宜依古制除去。至佩玉中單赤舄之制。則全取元豐中詳定官所議行之。又上所編祭服制度曰。古者冕以木板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青羅為覆。以金塗銀。後為飾。非古。玄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縹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



差。合線索為繩。用以貫玉。謂之縲。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倚。謂之說。說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縲。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義。又獻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衣冕。臣竊以為非宜。

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上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之間。遂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以月薦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為。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與右司諫陳瓘同論。修建景靈西宮。劄子曰。臣伏觀近降聖旨。修建景靈西宮。并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鸞

司等處。以其地基奉安神考。指宗神御。極於尊崇。彰乎廣大。此可以見陛下奉先之孝。只移官舍。不動民居。又可以見陛下愛民之仁。得斯民之歡心。以事宗廟。此堯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稽之禮意。有所不合。考之人情。有所未便。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臣不可以無言也。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也。神考建原廟于左。蓋取諸此。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非神考之意。此其可議者一也。夫人之所居。必擇吉地。故詩義衛文公能營宮室。而曰卜其吉。終然允臧。可不擇乎。唐大理卿徐矯有言曰。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敢栖。蓋刑殺之地。必有殺氣。人情所惡。古今皆然。今乃擇此以建官廟。既非吉地。神必不安。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却要地基。遷此就彼。彼亦有居民也。



不知起遣幾家而後可以建此。被遣之民有所不顧則失其歡心。失其歡心則違陛下愛民奉先之本意矣。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于一宮。今乃雜祈一宮。分為兩處。歲時酌獻鑿與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傳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安既久。何用遷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動而寧之不如勿動之寧也。雖曲示隆報之心。而未盡寧神之禮。此其可議者五也。凡朝廷舉動。苟合公論。則天下人情莫得而議。一有可疑。則衆說叢起。凡此五者。臣皆得之於公論。而不敢不言者也。宗廟之事。至重至大。陛下於宰臣之請。雖已恭依。然禮意人情。有所未安。難以施行。何憚於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三省別行詳議。庶於宗廟大事。無輕動之悔。

伯雨璿再言。西宮劄子曰。臣昨具劄子言。修建景靈西宮。有可議者五。續具奏狀言。祖宗神御與聖祖天興殿。皆列於天廟之次。不當遷徙。續又具劄子言。真祖用道家之制。而參取陰陽之說。神考依禮經之旨。而不易左右之位。今一舉而兩失之。願詔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臺諫官。重行審議。未蒙施行。臣竊惟宗廟之祠。未可輕易。祖宗之緒。不宜苟改。而朝廷固執初議。臣不敢以為然也。周禮義曰。位宗廟於人道之所向者。不死其親之意也。不死其親。雖公羊之舊說。而三經妙義。乃神考之所以訓天下者也。廟社之說。安可破乎。今欲棄先儒之是說。違神考之聖訓。專用私意。率改成緒。臣是以知其不然也。或者以謂。若東展舊基。則高頭銜之地。必見侵掘。國之左臂。不可侵也。夫天廟之說。出於陰陽家。真宗用之。今尚不取。何獨左臂之說。為可據乎。况舊基之比。有權貨務移。一物則不動。民居而得殿基矣。不欲



侵掘則因地形之高下何為不可。釋此可因之緒。而堅持難說之計。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又或謂以祖宗神御昔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隨寺觀之所在。即置殿宇。豈有左右之拘乎。臣謂隨處奉安。無定位。會而為一。必辨東西。昔者散處之時。后或在南。帝或在北。今既會而為一。豈可以不分南北。而皆以因舊為說乎。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夫此三不然者。皆不足以固守。然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請神考素有修建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陛下用史官親聞之語。遵神考素定之意。以奉先之孝。遂宗廟之事。臣下之所宜將順。其有大於此乎。然而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臣請以一事驗之。元豐中神考於英宗治隆殿後留一殿之基。宣仁詔曰。此以待未亡人也。因遷此基為神考廟宮之地。宣仁之意。不欲多遷民居耳。而紹聖大臣因謂宣仁輕

為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卜奉安之地。以極崇報之禮。今顯承殿是也。方建修顯承殿之時。蔡京正在朝廷。若神考之言。審如實錄所載。京於此時何不具以先訓聞于哲宗。先當哲宗之時。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遺力矣。豈有宗廟重事。親聞先訓。可以證元祐之非。無大於此。而乃隱忍不言。復何待乎。臣是以驗其為矯誣也。且紹聖之初。哲宗聖意本無遷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及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說。自役法始。從大改役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曠荒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未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錄以為證驗。唱為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為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偽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籍。誣之說而力



沮言者。臣恐自此以後。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矯誣之政。不可復救。新  
雄生心。四夷相賀。必始於此矣。伏望聖慈。出自睿斷。正京矯誣之罪。  
明示貶竄。然後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臺諫官。如臣所請。重行審議。  
雅又言。修建景靈西宮狀曰。臣近論修建景靈西宮。有可議者五。已  
奉聖旨。送三省樞密院。令數日矣。未有定議。臣謹按大中祥符五年。  
以聖祖臨降。詔於大內之南。已丙之位。得祖廟之地。以建景靈宮。亦  
如天廟星在太微之東南也。神考令集祖宗神御。會于天廟之次。所  
以契符天象。稽叅經旨。述真宗之事。為後世之法。今修建西宮。非神  
考紹述之意。宗廟至重。不宜輕舉。伏望聖慈。詔諭大臣。速行改議。無  
貽輕動之悔。天下幸甚。

貼黃。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詔以聖祖臨降。令修玉清昭應宮。使  
丁謂擇地。建宮。及令禮官考制度。以聞。是月丁謂言。得司天少  
監王熙元等狀。按晉天文志云。張南有天廟十四星。乃帝王祖  
廟也。今大內法象太微。天廟星在太微南。若建新宮。宜大內正  
南次東。止丙方。上合天廟星位。又按二宅經。大內陽宅新宮。宜  
在正南次東。已丙。上合陽宅福德方吉。臣請以錫慶院開封府  
兩處地位。建置。上符天象。旁合經術。遂詔以錫慶院建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二

郊廟

宋欽宗時侍御史李光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曰。臣準西上閣門  
關。準太常寺關。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若在四月二日到京。緣當  
日係明節皇后忌辰。今分定奉迎及行香官者。臣嘗考求典禮。明節  
皇后不當立忌。昨緣太常少卿林震率意迎合。妄援溫成故事。為明  
節皇后立忌。因以為例。不復討論。遂使聖朝著非禮之舉。貽譏後世。  
不可不革。臣竊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修齋行香。皆致其子孫追慕  
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廟。議者猶以太  
后在上。疑祔廟之後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陰沴。宗廟之禮  
恐有未順。且謂城南立溫成廟。凶時祭享。蓋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  
司失於講求。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以典祀。無豐于昵。况以嬖



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宗廟之意也。熙寧中有司議改溫成廟為祠殿。歲時遣宮臣行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今陛下初嗣歷服。宜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大事。伏望聖慈。下有司討論典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溫成故事。罷百官奉慰行香。止令內臣就祠殿行事。薦以常饌。庶合典禮。

高宗紹興初。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國朝配祀自英宗始。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誣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諱辭。其後神宗謂周公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對以誤引孝經嚴父之說。惜乎當時無有辨正之者。今或者曰。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是為二祧。高祖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所奉承者。太祖為帝者祖。太宗真宗宜為帝者宗。皇祐以一祖二宗並配。議出於此。直孺等聞前漢以

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蓋古之帝王非建邦啓土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有宋肇基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祖廟。獨躋惠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饗。今恭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致力於神。萬世行之可也。

四年國子監丞王普上言曰。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其一謂陶匏用於郊丘。玉爵用於明堂。今茲明堂實兼郊禮。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之禮。當奉玉爵。其二禮經太牢當以牛羊豕為序。今用我將之詩。



遂以羊豕牛為序。所謂以辭害意。豈有用大牲作元祀而反在羊豕之後者。其三。陳設尊罍。宜倣周官司尊彝秋嘗之制。其四。泛齊醴。宜代以令酒。而不易其名。其五。其六。祭器冕服。當從古制。其七。皇帝末後詣齋室。則是致齋。二日有羊。乞用質明。以成三日之禮。其八。齋不飲酒茹葷。乞罷官給酒饌。俾得專心致志。交於神明。其九。設神位版。及升煙奠冊。不當委之散吏。其十。十一。皆論樂並從之。

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榮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為重。祫大禘小。則祫為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禮未暇。偏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祫饗以正東向之尊。逮至仁宗親行

祫享。嘗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以太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遽廢宣祖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奉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祭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右者。祫饗則列于



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後世祫饗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為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皆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

七年。徽宗哀聞。是歲九月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說。不幸太上諱問奄至。而大饗不及。理實未安。吏部尚書孫近專言。元年以來。祖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道君皇帝一位。不合典禮。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梓宮未還。廟社未定。疆土未復。臣竊意祖宗上皇神靈所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塔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隆我宋無疆之業。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天下之養。今不幸而崩。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天地。祖宗並備。太上升配。似未可行。

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質等言。郊祀大禮。合依禮經。皇帝服大裘。被袞。行禮。據无畫。詳定郊廟禮文。何洵直議。以黑緇創作大裘。如祭。惟領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議。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羔製之。禮部又言。關



西羊羔係天生黑色。今有司涅白羔為之。不中禮制。不知權以錫代。又元祐中有司欲為大裘。度用百羔。摛宗以為害物。遂用黑縵。請依太常所言。從之。遂以袞服表冕亦十二旒焉。

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竊見明堂大禮。前一日皇帝躬詣太廟。名曰朝享。臣僚奏議以方行三年之喪。未當見宗廟。行吉祭。五月二十四日詔令侍從臺諫官并禮官共詳定以聞。臣等謹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社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考之往古。居喪得見宗廟。有如此者。又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圓丘。熙寧元年。神宗居諫闕。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是則考之本朝。居喪得見宗廟。有如此者。將來明堂大禮。已在易月服除之後。躬行朝享。自無足疑議。

者止謂三年之喪。前此未有。故恐今日行之為非。夫一年之喪。陛下行之。內廷所謂諒闇心喪者也。麗水蔬食。木以為朝。拜之禮也。陛下以萬機之繁。恢復之重。故奪固極之悲。躬宵旰之勤。坐朝拜居。如平時矣。裁決庶務。如平時矣。親御戎輅。亦復進幸矣。何獨至於見宗廟而曰未可。又按唐故事。時將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某月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至天寶九載。乃謂告者上告。下之詞。遂下詔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累世相因。遂失奏告之名。明堂前期之禮。蓋告也。非祭也。謂之祭。則在典故亦為可行。謂之告。則尤無可議者。先王制禮。本諸人情。惟彼此參酌。以無違。故情文協中。而可舉。所有今年明堂大禮。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臣等謹議。



章誼論明堂大禮配饗事狀曰。右臣等三月二十九日承尚書吏部牒。三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節文。權吏部尚書胡直孺。太常少卿蘇遲等。討論明堂大禮配饗事。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集議。指定限一月。聞奏。臣等四月七日於園通院同翰。林學士汪藻等集議。緣所見互有異同。合具奏稟者。臣等竊見胡直孺等奏乞參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蘇遲等謂宜用皇祐詔書之意。采景祐禮官之請。祀昊天上帝。皇地示以太祖太宗真宗配。仍設園丘第一龕。方澤第一成神位。臣等熟考二議。雖各有據。然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為簡嚴。有是三者。誠未足以隆一代之彌文。而垂萬世之軌則也。臣等竊詳明堂之議。實本於我將之詩。與孔子宗祀之說。蓋言周之配天於郊。既以后稷而配上帝於明堂。當以文王二祀異宜。不容並配。今國家既以太

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功德世序。兩達相當。今禮官乃欲以祖宗並配。此臣等所謂稽之經旨。則未合者也。臣等竊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並配。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至嘉祐末。仁宗升祔之初。英宗命官集議。錢公輔以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二配者。至重至大。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成王也。臣等謂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如公輔之論。則太宗獨配



為合於禮。今禮官等議乃欲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臣等所謂參之典故。則未盡者也。臣等觀先王制禮。各有所宜。郊祭天地。百神偏舉。固不敢簡。宗廟祫饗列聖並祀。亦不敢畧。至於明堂獨祀上帝。配以祖宗。以示簡嚴。亦不可瀆。故元豐是正祀典。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至雜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於是悉罷羣祀。今禮官議欲以園丘方澤之神。並行從祀。此臣等所謂施之事。帝則未為簡嚴者也。臣等伏見陛下建炎之初。郊祀昊天。嘗奉太祖以配矣。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則於經旨為不悖。於典故為可稽。於事帝為簡嚴而不瀆。庶幾仰稱陛下賡恭宗祀之意。臣等末學。竊以所聞。上備採擇。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誼又論明堂饗禮。疏曰。臣竊謂議禮必本於經。而以孔子孟子之言為證。若經典無傳。孔孟無說。乃將取於諸子百家之論。今明堂之祀。

其本起於周頌。其次則孔孟明言之矣。思文之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故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後世郊祀以始祖配天。義起於此。我將之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子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後世明堂之祀。以帝者之宗配上帝。義起於周。郊謂之天。其祀即昊天上帝也。明堂謂之上帝。其祀亦昊天上帝也。二祀一神。其在郊稱天。配以后稷者。稱天則百神皆祀。不止於上帝。故其祀為遠而尊。則配以祖也。其在明堂稱上帝。配以文王者。稱上帝則特祀上帝而已。百神無預焉。故其祀為近而親。則配以宗也。此配天配上帝。或以祖。或以宗者也。至於明堂則王者之堂。更無別義。未聞有九筵五室重屋復道之制。考之於經。而證以孔孟之言。則由漢以來。諸儒所說。皆無經據。而時雜陰陽道家之言者。不足取也。國朝郊丘明堂天禮。固已屢舉。祀天於南郊。以太祖



皇帝配祀上帝於明堂以太宗皇帝配皆合於周頌之文與夫孔孟之說矣。若小異於經者。蓋不免於諸儒之說。今胡直孺等請將來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而於列聖與夫天神地示咸不預焉。則似乎太簡。蘇遵等請南面西上設昊天上帝。皇地示神位。西向北上設太祖太宗真宗神位。於殿之東廡設圓丘第一龕九位。於殿之西廡設方澤第一成一十三位。又以列聖神主在溫州。竊恐當命大臣於其處攝行祀事。或遣官恭詣溫州列聖神主所祭告。如以不徧百神為未足。則請即行在所天慶觀於大饗後擇日。取祖宗大禮既畢。恭謝之文。亦命大臣簡其儀物而悉舉以告。亦足以盡祈報之心。其於列聖天神地示似有所擇。則近乎瀆矣。臣觀祭法先儒記禮禘郊祖宗皆以一祖一宗配。而昊天上上帝皇地示無列聖並配之文。則胡直孺等請以太祖太宗配為合於經矣。郊祀明堂給

饗三者皆為大禮。今舉大禮而列聖不與聞。天神地示之衆不在所禮。以周官及祭法考之。率皆未合。則蘇遵請遣官溫州告祭神主。遣官於天慶觀告謝百神。為近於禮矣。然欲配祀以真宗而不及列聖。於天神祀第一龕。於地示祀第一成。則擇而取之以祭。恐非徧于羣神之意。欲望宗廟則自真宗皇帝以及列聖。率遣宗室大臣告祭於溫州。天神自第一龕而下。地示自第一成而下。分遣大臣各祭於行在宮觀兩處。如此則精意並達。禮亦從宜。

刑部侍郎廖剛奏曰。臣某聞天宗之廟四親二桃。與太祖而七。古之制也。然禮有以義起者。故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文武雖親盡而不桃。非禮之經也。後世有始封如后稷。則為太祖可也。得天下如文王武王。則不桃可也。如其不然。則當遵古制而已。是以漢高帝以妣起有天下。為漢之太祖。而太公以上無與焉。本朝藝祖有天下。雖戰爭揖



遷與漢不同而崛起則類也。然則東向而為太祖。夫復何疑。然又有  
可以義起者。如太宗皇帝既有一天下之大功。又實我之祖。則異時  
長居昭而不祧。誰曰不然。自而降親盡則祧。不必為後世有功有  
德之說可也。何以言之。漢以孝文之德。孝武之功。為不遷之宗。後世  
有不以為然者。為其出於一時之見。而非古制也。是以本朝議不祧  
之廟。或欲以仁宗。或欲以神宗。紛紛之論。已隨時而異同矣。要之宗  
廟者。子孫所以追奉其祖先者也。何暇議其功德之厚薄而去取之  
哉。故後世非如周文武之得天下。天下之所共與而不可遺。則自太  
祖而下。循序而祧。禮之常也。况初不著於太祖之先者乎。乃若諸儒  
執兄弟為一世之說。以謂太祖太宗止合作一室。此又不通之論。既  
謂之太祖居獨尊之位。則繼及者豈得與並。惟在昭穆之列。則可以  
世論耳。此正當以義斷也。至於三年一禘。禮謂合食於太祖之廟。是

以太祖為主也。則東向之尊。烏可易哉。然本朝自前禘祭。僖順翼宣  
四祖咸在。未得如周以后稷為主。與享者皆其子孫。是以姑遵魏晉  
以來故事。虛東向之位。蓋從權也。自今七廟已備。則雖千萬世。太祖  
常居東向之尊。夫復何疑。斷自太祖。則四祖神主遷之別宮。當禘則  
即而身之。前代每行之。而議論之士皆以為當矣。又復何疑。前乎太  
祖者。遷之別宮。即而身之。則後乎太祖者。宜藏之夾室。合食於太祖  
之廟。從可知矣。若五年一禘。請以商人周人禘。嘗明之。則當禘。僖祖  
為宜。蓋禘之祭最疏。為其雖遠亦不可忘而已。設為生太祖而禘。宣  
祖則失禘之義矣。既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豈必近而親者邪。  
孝宗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上奏曰。聖上踐阼。務崇儉德。  
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  
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



者等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甚夥。其鹵薄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拜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擬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屬儀而數舞。而日給虛費。總為繕錢近二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登歌宮架樂工。引舞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禮部郎官蒲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饗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壽而後樂闕。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雖然於酌獻之間。則其為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使其請訂之。

乾道間中書舍人胡銓論卜郊疏曰。臣伏觀本月十八日指揮郊祀大禮。改用庚年正陽之月。雩祀之辰。臣參考禮經及國朝故事。有不可者凡十。臣請為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先祀後戎。祀莫大焉。今以戎事而廢祀事。其不可一也。且三年之喪。天下之大喪也。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示不以大喪而廢天地之祭。今犬羊在境。未至如大喪之感。而輒廢大祀。其不可二也。春秋列國。曩爾之魯無歲不有齊晉吳楚之師。三年之郊未嘗廢也。自僖公而下。或以麋鼠食牛而不郊。或以牛死而不郊。春秋誅之。謂其不改卜牛而廢大祀也。今犬羊一入寇。而遂廢郊。其不可三也。陛下繼天為子。父天母地。即位之初。首當郊見天地。遷延至今。亦已晚矣。而又展一年。是即位四年而後郊。慢亦甚矣。其不可四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聖人以為大孝。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合祭天地於圓丘。以僖祖太



祖皇帝配焉。文臣亦稱為大考。今陛下即位三年而不郊。非唯慢天地。且慢祖宗之配祭。其不可五也。陛下即位之初。犬羊侵我淮甸。符離之師。戰士暴骨。死傷未收。而陛下策后策妃相繼。於時不曰外有敵國之患。今有一風塵之警。而輒廢天地祖宗之大祀。其不可六也。自蓬亮敗盟。遼鄙日聳。使者奔命不暇。棄四郡以啗犬羊。海州斬指者以萬數。泗州老弱屠戮者數萬人。唐鄧廢棄之日。肝腦塗地者不知其幾千人。而會慶之節未嘗廢也。今以魏勝一戰。後君臣相顧失色。遂廢大祀。其不可七也。真宗皇帝澶淵之後。深入不測。至與捷覽對壘。夫著黃屋而不懼。非有他也。為宗廟社稷計也。今執政侍從臺諫之臣。乃謂陛下青城之宿懼。有不測則澶淵之後。真皇親冒矢石。不可乎。執政侍從臺諫之言。是宦官宮妾之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其不可八也。夏四月降詔。以冬至日謁款南郊。皇天后土實

聞此言。四海顛顛。引領以望大需。一旦改祀。不云前詔更不施行。而率意行之。人可欺也。天可欺乎。此其不可者九也。夫郊則肆赦。肆赦則赦過宥罪。為有名。不肆赦而赦過宥罪。則何名哉。今郊既展。赦亦當展。如此則四海顛顛。數日以待赦者。寧不失望。豈不辜陛下好生之德乎。若曰冬至之日。雖不肆赦。先釋繫囚。有何不可。則去年肆赦。又釋繫囚。可乎。其不可者十也。冒瀆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淳熙初。秘書少監楊萬里駁配饗不當。疏曰。臣聞之王通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蓋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周有卿士。庶民之謀。漢有博士。廷臣之議。此皆王通之所謂議也。既曰議矣。則君之所可。臣必有所否。卿士之所從。庶人必有所違。君人者。酌其議而擇之。擇其善而從之。然後下無不盡之心。上無不善之舉。今者議臣建配饗功臣之議。則不然。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先之以本朝之故事。惟翰苑得以發其



議抑不思列聖之廟有九。而廟之有配饗者八。發配饗之議者非一。而出於翰苑者止於三。且如罷王安石之配饗神廟。則司勳員外郎顏鼎之言也。請以韓忠彥配饗徽廟。則刑部尚書胡文修及中書舍人樓炤等之議也。豈盡出於翰苑哉。今舉其三以自例。不顧其餘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聖諭之所及。惟一已得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使廷臣皆不得以預其議。非私乎。是說一行。自今以往。一議之出。必欲有可而無否。必欲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也。何以盡天下之心乎。有可而無否。其弊必至於水濟水之喻。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其弊必至於指鹿為馬之奸。臣之所憂。不特一配饗之議而已。恭惟陛下秉大公廓至明。如天之清。如水之止。無偏如周武。無我如仲尼。必不徇議。臣一己之私說。而盡違天下之公議也。臣惟恃此敢陳其愚。惟陛下垂聽焉。臣伏見故

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身兼文武之全才。心傳聖賢之絕學。道過先皇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擢任不次。出將入相。而浚捐軀許國。忠孝之節。動天地而貫日月。武夫悍卒。孺子婦人。裔夷絕域。以聞其名者。皆翕然歸仰。中興以來。一人而已。臣嘗論其槩。以為著述卓行。忠諫嘉謀。動為人師。言為世則者。固不可勝舉也。而其尤大者。有社稷之功者五。建炎之間。逢臣苗傅劉正彥之變。先皇忍恥。以偽赦之出。四方驚惑。然莫有敢誦言討之者。惟浚與平江之師。內則曰。伯率韓世忠張俊以為之用。外則結約呂頤浩劉光世以為之助。不宗朝而建復辟之勳。首復辟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一也。紹興之間。浚初拜右相。未皇他議。首上封章。請建儲嗣。入謝之日。繼以面陳。而先皇嘉納。雖先皇選建之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顧之命。唐叢有歸在於陛下。然發此議者。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也。發大議者。誰歟。浚也。



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二也。先是，大將范瓊來赴行在，挾其兵衆居。然恃傲，不復有人臣之禮。肆然邀求，且乞貸苗劉之黨。浚召瓊至都，堂敷其罪狀，縛置廷尉，論抵之死。而優撫其軍，從容指麾，釋兵聽命。分隸他將，無敢譁者。然後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強臣悍將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肇於此。立國之基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三也。浚之守蜀，備禦既固，虜至輒敗。大酋粘罕病篤，召諸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亦曹宜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既死，兀朮來寇。浚命吳玠、吳玠大破之，俘獲萬計。兀朮僅以身免，鬚鬢鬚鬚而遁。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有此也。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虜自是不敢窺蜀矣。浚之出蜀而歸也，復薦吳玠等九人將帥之才。後皆獲其用。至今朝廷無西顧之憂，全蜀安而後中國安。安蜀

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四也。浚之貶福州也，劉麟奏此。引兀朮之兵數路入寇。先皇即日召浚，浚亦即日就道。既至江上，兀朮聞之曰：「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未幾宵遁，先皇之幸建康也。劉猷挾虜衆來寇，時相臣趙鼎、樞密折彥質皆欲退淮上之師，為保江之計。浚力爭，以為收兵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先皇決策從浚，我是以有藕塘之捷。自此兩淮始可立矣。兩淮定而後中國定。定淮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五也。蓋浚之用心以堯舜致君之道為己任。以春秋復讎之義為己責。以文武境土未復之業為己憂。其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諸葛亮。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浚有焉。今先皇行且祔廟，方議配饗之臣。非有社稷之大功者，其誰實宜之。臣謂有社稷之大功，宜配



饗於新廟者莫如浚也。且陛下賜浚謚忠獻。制辭有曰。慮國忘家。曰忠。獻可替否。曰獻。又曰。若趙普。平定四方。若韓琦。弼亮四世。雖成功之不一。要易地以皆然。訓辭具存。昭若日星。蓋普則配饗太祖之廟。琦亦配饗英宗之廷。陛下以此比浚。則今日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而議臣懷私。故欲黜浚而不錄。以阻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公議甚憤而不平也。且議臣以復辟之功為重乎。浚倡之。呂頤浩和之。張俊韓世忠秉而行之。今錄其同功者三人。而黜其元功者一人。可乎。且議臣以建儲之功為重乎。趙鼎言之。浚亦言之。今錄其一。黜其一。可乎。至於固長淮以保江。守全蜀以保吳楚。則浚一人而已矣。此又非諸將所敢望者。臣故曰。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或謂浚嘗為隆興之相矣。非浚於紹興之年也。臣以為不然。趙普嘗相太宗矣。而配饗太祖之廟。韓琦嘗公亮肅宗矣。而配饗英宗之廷。然則浚之宜

配新廟。又何疑焉。昔唐以苗晉卿配肅宗。而遺裴冕。蘇氏駁之。當時竟行其說。裴冕得以復收。臣雖學術淺陋。竊有志焉。又况議元和配饗之臣。則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同議焉。議會昌配食之禮。則出於宗正少卿。李從易所奏焉。豈翰苑之臣所得而專哉。蓋專則有弊。眾則無私。故也。臣願陛下遵中興之典。酌李唐之制。斷自聖衷。照破私議。以臣所駁之章。詢之大臣。下之禮官。博士。令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如蘇軾論配饗必都省集議者。而陛下擇其中。錄元勳於既黜。釋公議於既鬱。可以伸屈抑。可以夾壅蔽。可以盡天下之心。可以為忠義之勸。一舉而眾美具。誠非小補。冒瀆天聰。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明堂議。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



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嘗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六年必大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又論明堂劄子曰臣伏觀明詔明堂詳議明堂典禮見隆具奏闕外臣竊惟祀帝如祀天皆以祖

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濛合於禮况明堂不專嚴父具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徧知典故只誦孝經之語又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故前郊李燾申請雖經羣臣集議尋為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或未安臣意望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仍候將來降御札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絕不知者之說實為允當臣先事妄言伏俟罪譴

必大又議明堂大禮狀曰臣等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特嘗



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廷。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仁宗時名儒李泰伯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制。具錄在前。謹錄奏聞。

必大又奏曰。臣近者纔覩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陛下誠心感格。夫步輕安。臣子之清。不勝忭蹈。惟是十五日太廟。遜室行禮。奠幣酌獻。并降至再拜。跪頌頗多。按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

氏注云。若於清廟大饗。然又禮器載季氏違間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子路預焉。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前期節文斯禮。使有定論。協于簡易之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懼若陛下。本先思孝。寧過乎禮。自不以此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螻蟻拳拳之誠。

光宗紹熙五年閏十月。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為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于西夾。寧實居太廟。太祖之右。遇祫享。則於夾室之前設位。以昭穆焉。於是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暨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如樓鑰陳傅良。皆以為可。詔從之。



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畧云。准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與無立。欲藏之天與廢。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較強弱于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頤以為

王安石言僖祖不當祧。復立廟為得禮。竊詳頤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是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後。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圖為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

光宗時。朱熹奏曰。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



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抃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祔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觀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惑。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遽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魚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顥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點黃。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眾聽。實為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雖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



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燾又議。祧廟劄子曰。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當祧。壽皇即位時。亦不當祧。太上即位時。又不當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林大中上疏曰。臣昨簿正奉嘗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

寧宗時。吳詠繳進明堂御劄狀曰。臣被命宣鑄。伏准御寶封付下中書門下省。孰狀。以今歲明堂大禮。前期命學士院降御劄處分。臣已遵奉聖旨。擬撰修寫進外。偶有愚見。輒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經。讀郊特牲。謂祭有所。有報。有由。辟焉。讀周官太祝。謂祝有所。福祥。有求。永正。有救。裁兵。為。所謂肇禋於郊。宗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蓋海內又安。兵革不興。年至於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疆場多事。水旱間作。民未有寧宇。則禴禘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粵自近歲。詞臣所撰詔赦。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矧今兵祲未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必祀一忱。若保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輒援仁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添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炎間。臣夢得所上奏疏。紹興間。



臣益臣近臣世將諸臣一所撰。故文則庶幾可以述續天命。感動人心。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意以為可采。乞降付本院。遵守施行。理宗初即位。大享當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及臺諫兩省詳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至今遵行。稽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殞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慶元六年九月。亦在光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今來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敢齊別殿。百官各受誓戒。係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史局於九月內擇次。幸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止與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幸郊。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享太廟。遣官攝事。皇帝親行大享。禮成不賀。

紹定四年九月丙。以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慶正上言曰。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為圖。其說甚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以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右遂隱默。則為有負。謹為二說以獻。其一。純用朱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為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于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說合于古而宜于今。蓋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



于此而垂粘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宋嘉之說。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漢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為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為一列。惟於每室之儀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過三年祫享則以帷帳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為祫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朱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為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儻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如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

淳祐三年。將作少監權樞密都承旨韓祥言。竊以明堂之禮。案聖不

廢嚴父配侑之典。南渡以來。事類不同。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合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盡。時朝散大夫康熙亦拔倪思所著合宮嚴父為言。上曰。三后並侑之說最當。是後明堂以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洪燾等議。以為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嚳之郊。製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為兩盡其至。



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辛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威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達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懲戒齋肅之事

臣聞人主事天之道惟質與忱而已矣蓋質者天地之性而忱則天之道也大路越席掃地不壇器用陶匏牲用藿粟皆尚質也立澤聽撻皮弁聽報齋明盛服三宿之戒皆致忱也外盡手質內盡乎忱則天之親德享道也宜矣秦漢以後文縟而掩其質敬弛而汨其忱千乘萬騎以為華寶鼎天馬以為飾而事天之本廢矣牡荆靈旗以禱兵方士秘術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矣若成帝者則以文滅質以欲汨忱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正承武帝奢侈之後丞相匡衡欲少去華就實乃奏罷鑿輅龍

鱗徽繡周張之飾又定其儀與其樂章帝雖勉從而終不能改故雄賦甘泉極道八神警蹕星陳天行萬騎中營玉車千乘之盛以致靡麗之譏是時趙昭儀又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故雄賦復妄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處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以戒齋醮之事惜乎帝之馳騫於紛華湛溺於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動天地達釐三神不亦難乎陛下穆卜季秋中幸以行賜館之祀今有日矣咸秩之禮昭事之忱所宜蚤戒而豫導者聖心固已孜孜於此蓋自乾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事天儀物及諸軍賞給之外凡車服仗衛聲明又物之具莫不裁約而歸於儉錫賚推恩亦減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謂尚質之至矣至於前期齋殿致其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嚴行事之際避黃道而不履虛小



次而不御。可謂至忱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或積雨而噴霧。或微恙而立瘳。以迄成熙事。此則陛下之家法也。厥今四郊多虞。財力單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於阜陵節約之外。損之又損。庶幾曰祀曰戎二者。乃若以忱事天。又其大本。記曰。齋者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言不敢散其志也。今距齋宿之期。雖曰尚賒。然臣願陛下以聖人久禱為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在其上之時。則積此真純。用於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聲。天神之不降。地示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惟陛下力行之。臣不勝惓惓。

金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參知政事石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

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依古。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

大定十一年。太常上議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用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乎太多。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之樂三十六。簾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簾宜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簾。又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雲門之舞。冬至日至。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六變。



謂六成也。唐宋因之。蓋圓鍾夾鍾也。用為宮者。以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圓鍾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為名。今止有太廟禘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園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廟禘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寧之曲。迎俎。奏豐寧之曲。酌獻。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宋開寶禮亦可就用。餘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壇。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為。皇帝入中壇。奏昌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寧之曲。望地祇。奏坤寧之曲。配位。奏永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並與入中壇同。餘載儀注及樂章。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

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禘之禮亦然。惟唐常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難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為定。方丘如園丘之儀。社稷則用登歌。

尚書省奏禘禘之儀曰。禮。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禘之禮。皆為殷祭。禘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遠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踈。踈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燕嘗象時。禘禘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禘禮。若議禘祭。當於禘後十一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為常禮。又言海陵時。每歲。以二月十月遣使兩享。三年禘享。按唐禮。凶時各以孟月享于太廟。季冬又臘享。歲凡五享。若依海



陵時歲止兩身。非天子之禮。宜從也。禮歲五身。從之。

十二年議建閔宗別廟。禮官援晉志。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為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乃遷豫章。賴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祔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演別祧一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宗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觀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統。以兄弟為一室。故不遷速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其事甚重。又與睿宗皇帝祔室。祔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示以親

親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祔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

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祫祭之時。可為觀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為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議其速。恐冬祫。



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嘗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况前代令攝事者止施于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舉行禘禮。上從之。

承安元年將郊。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真玉。燔玉當用次玉。昔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疑其未盡禮貴有恒。不能繼者。不敢以獻。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時或闕。反失禮制。若從近代之典。及本朝儀禮真玉禮神。次玉燔瘞。於禮為當。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極於第一等前八位。舊各有禮玉燔玉。而此二位尚無之。按周禮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禮九宮貴神大火星位。猶用周禮之說。其天皇大帝北極二位固宜用禮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真玉。省玉。又奏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犢。五方帝日

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極二位皆大祀。亦當用犢。當時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從祀神位。則分到羊豕以獻。竊意天地之祀。籩豆尚多者。以備陰陽之物。鼎俎尚少者。以人之烹薦無可以稱其德。則貴質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時第一等神位偏用二俎。似為不倫。今第一等神位亦當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及朝享太廟。則用犢十二。上從之。

元世祖神宗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堯有文祖。舜有神宗。超踰萬古之良圖。度越百家之高致。商周而下。秦漢以來。世態潛乖。希傳儀禮。儒士難明其學。歷代遞變。其迹今國家道光五葉。澤被六合。庶事康哉。群黎遂矣。皆祖宗之功。德及陛下之聖神。丕承而致然也。臣嘗朝經暮史。竊窺禮未畧。知廟制。今請申之。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季三



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宮周於外。以合之。墻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室寢。一一分方。庭砌唐陳。區區異地。山節藻梲。以示崇高。重檐剝楹。以示嚴肅。斷齧其楠。以示麗而不奢。覆之用茅。以示儉而有節。此蓋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祔新主於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自班乎昭焉。穆以取其深遠。而常從其穆焉。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于祖父。孫可以為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既藏。祔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檐。改其塗。此蓋廟之祧祔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牲牲肥腍。旨酒嘉粟。粢盛豐潔。器皿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祠宜羔豚。膳膏臠。禴宜臠。禘膳膏臠。嘗宜犢麋。膳膏臠。烝宜鱸羽。膳膏臠。設守祧所掌之遺衣。陳奕世述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蓋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循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毀未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蓋廟之禘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蓋廟之禘祭也。子思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言天下雖大。而其要在乎務本也。伏望陛下。擴恭肅慈和之心。盡仁孝誠敬之念。斷出天衷。力行古道。譬天下士民之企仰。報本朝神聖於無窮。一新太廟之儀章。嚴接春秋之祭祀。惟陛下先天下以孝。坐私偃革之風。而天下化陛下之神。咸識移忠之道。如是。則上下和悅。朝野無虞。尚豈有千名犯分。致投寬網之民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其此之謂與。

成宗大德初。建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桐進十議曰。天無二日。



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圓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圓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重粟。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禘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未用之。

咸宗時元永貞上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曰。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議。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

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為弗欽。春秋之義。又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觀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瀆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英宗時。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集賢學士吳澄議曰。世



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迺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晉王泰定間。博士劉致建議。曰。竊以禮莫大於宗廟。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自出也。唐虞三代而下。靡不由之。聖元龍興。朔陸積德累功。首有餘年。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定一代不刊之典。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二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宗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睿宗居東。為昭之

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苟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事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且如今朝。智彘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復尚左矣。致職居博士。宗廟之事。亦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使院



移書集議取旨。四月辛巳。中書省臣言。始祖皇帝始建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附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附東室。迺者集賢翰林太常諸臣言。國朝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皇帝居中南向。宜奉睿宗皇帝神主。附左一室。世祖附右一室。裕宗附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元弟也。以次附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附裕宗室之左。其宗廟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二



封